

二獎

作品：無愛練習 得獎者：洪茲盈

洪茲盈，暱稱阿尼，一九七九年出生於台南市，正業是寫廣告文案，不務正業時寫點劇本自娛，至於小說，應該算是永遠的興趣；作品曾獲《聯合文學》小說新人獎、府城文學獎、耕莘文學獎等。



得獎感言：

我的記憶總是不明所以地喪失，往往以為只擁有現在。這幾天翻看部落格舊文，像是自腦切割出的另一個硬碟，替我備分生活切片，標本般完好展示某個時候的自己；那是寫作給我的禮物。感謝志穎、徐大、神小風、黃蟲、杏亞、貓娜、一菲、明蓉、榮哲、儀婷，感謝評審肯定；得獎很短，生命很長，美好的此刻終會過去，但我想一直記得。

無愛練習

兩個月前，當白布覆上丈夫顏臉，妳覺得世界也死去了。

一切死了兩個月，但這個早晨妳在雙人床上醒來，忽然對沾濕的枕巾和久無深陷的半邊床墊感到莫名其妙。回想起，為何他臉上覆了白布，妳就得流淚？為什麼死的是他痛的卻是自己？為什麼妳明明四肢完整健康如昔卻要感覺失去？

什麼誰是誰的另一半？妳不就是完完整整的一個人嗎？

妳感覺異常悶熱，到浴室梳洗才從鏡中看見，六月天裡妳竟穿著羊毛衣，這兩個月來妳都穿著這身衣物入睡嗎？妳脫去換來一身清爽，架上還放著妳之前捨不得丟棄的另份牙刷毛巾，現在全扔進垃圾桶，櫃子打開刮鬍刀刮鬍水也一起掃下，以往有個畫面是兩人對坐在浴缸裡裸身糾纏的，現在浴缸明明白白只是個空出來的白色凹槽。

什麼也沒有。

一把刮刀和一盒刀片。妳從前為丈夫削鬢角和髮尾用的，妳沒馬上丟棄，只是看著，看著。腦袋裡好像有什麼畫面跑過去，人在很清醒狀態下可以壓制住情緒。妳把刮刀扔進垃圾桶，右手捏起刀片在左上手臂輕輕畫開一道約五公分口徑，只覺刺癢，接著妳把分離皮肉向兩邊剝開，開啟渠道，汨汨

湧出紅河，痛感才來。

這才是痛，具體的痛，妳記住了，其他都不是，從今天開始一切都會不一樣。

【一】

妳必須先把一些關於回憶的東西丟棄。

記憶膠卷停格在白布覆上丈夫顏臉瞬間，播放開始。妳站在床邊，臉上除了五官以外部位都是淚水，妳們結婚才八年，丈夫卻死於一場意外車禍。膠卷往前轉，你們租賃一方二十幾坪公寓，兩人都上班族，朝九晚六。假日就隨著人潮搭捷運到近郊走走，八年來該走的全玩遍了，丈夫興起買車念頭，說這樣假日就能載妳到更遠地方去玩了，你們雖有點存款但不是用來買車花掉的，妳覺得只要兩人在一起到哪都好玩；買車還得養，妳想他只是說說，但他真買了。開回來那天，跑不到十公里，新車就成了一團廢鐵，連培養感情都來不及，而丈夫就這樣橫躺著被送進醫院。他和妳的父母都來了，所有人圍繞在床邊，已經死透了的，臉上竟還貼著紗布止血。在場有幾個人，屍體就被要求按摩或電擊地急救過幾次。

「沒辦法，死了。」醫生說，死亡時間寫上，晚上11點34分。

妳的另一半其實在那之前就死了的，寫上的應該是大家願意承認的死亡時間。留下的妳好像只剩下一半。

現在想想真多餘！妳漱口完畢，重新確認一次浴室沒有任何丈夫的東西，腳步從撒落磁磚的陽光移開，妳知道還有些東西沒有丟棄。

膠卷繼續播放：妳參與了一場喪事，那段記憶中只有哭泣與頭疼，接下來是輪迴的夢境：丈夫開門回來，一身光潔瀟灑，手上拿瓶高級紅酒，妳在夢中假寐，期待他會走向妳，輕撫妳軟細髮絲，然後用吻喚醒妳。然而妳數算假寐的秒針已繞過好幾圈，於是妳在夢中翻身，看見他一身腥紅站在門邊看妳，昏暗之中妳問他：「打翻酒了嗎？」他搖搖頭，離去。妳醒來，床邊沒有他，門邊又哪有什麼人。接著妳就讓一片無色卻腥鹹的淚水將妳淹沒。

這影像膠卷若有個編劇，勢必為某個原因不得不重複如此戲碼，反正沒有觀眾，反正妳是唯一觀眾。

既是如此，妳應可以選擇退場。妳深深明白，妳愛上某人同時，就立刻賦予他傷害妳的能力。妳愛他，他卻用離去傷害妳，永遠地，而且妳無從報復。

因此妳決意退場。

退場不只是將記憶膠卷揉成團燃燒出美麗火花，妳想試試自己是否已堅定不移。

妳打開衣櫃，下層掛著丈夫的西裝夾克，件件被乾洗店透明膠袋包起，彷彿好多個他排列整齊置身衣櫃，妳拿其中一件，抱著良久，用意志監視著心跳，確認感覺真只是抱著一匹布料，沒有誰的身。

這不是妳的衣物，妳得到的唯一結論。於是妳抱起整個衣櫃的丈夫，收進紙箱裡面，一件平疊一件。丈夫死去後婆婆曾經來索要過他的衣物，當時妳翻遍整座屋子，卻連一只襪子都捨不得給。拉開抽屜，兩隻兩隻疊合又反摺的襪球，丈夫一貫的收襪方式，妳總說襪口會被撐壞的，但這多年來他仍是這樣。

一個人可以有兩隻腳但不需要兩種尺寸襪子，妳將丈夫襪球撒落衣服上，封起箱子。到這個階段妳的平靜都令人滿意。

電話乍然響起，畫破妳睡醒以來的寧靜，妳接起，又是一個見證過妳們結婚的友人問候。這兩個月內妳接過不下二十通。起初妳總是接起來對著蜂窩受音孔啜泣，耳朵接收來滿溢問候幫助，好像死亡會傳染，他們多怕死了丈夫的妳也不能獨活，就因為妳是他的另一半。後來妳接起便不再哭泣，只是任由他們施捨善意，自己假扮一個失去遮風避雨處的流浪者。

這次妳再接起，聽見第一句仍是：「妳還好嗎？」

妳欣然回答：「很好啊！又沒斷手斷腳，怎會不好？」對方卻被妳的輕鬆坦然嚇住，原本安慰言語全吞回喉嚨。妳覺得人真奇怪，彷彿打來是為確認妳仍傷心著，確認妳仍是那深愛丈夫的忠誠的妻，而不該是這般輕鬆態度。

妳在房內找出八年前的禮金簿，裡頭詳細記載著所有祝賀者的姓名與金額，妳又找出通訊錄，一併放入包包裡。

【二】

時間近午，今天得回家看顧父親。

妳們家就妳一個女兒。父親左半邊中風臥床好些日子，妳在翻譯社工作，平常一到五無法照顧，只好每月拿兩萬元讓母親找看護，自己則負責週末時段。

才進門母親便追問：「怎麼這麼晚，我一個人又要煮飯洗衣服根本照顧不過來。」

照顧？自從父親中風後，這間黑房間彷彿會噬人，母親怎麼也不願進入，應與父親互相扶持的另一半，此時卻不知在逃避什麼。偶爾看護或妳會將父親推出，他們夫妻才會見面，而母親通常也是默默做著家事，不聞不問。似乎父親只是寄宿在此的一隻枯蟲，等季節過了就會自某處乾皺掉落。

妳默默走進父親房間，黑暗無光，潮濕得似能擠出水來，牆邊一角壁紙已經剝落，這裡只有腐敗和床上一隴白色形體，妳彷若闖入動物居穴，排泄物、藥味和悶壞菜餚分子全凝滯空氣中，若非床上躺著的是父親，妳必會咒罵並拔腿離去，然而父親卻哪兒也去不了。週間看護的照料品質可見一斑，反正不是自己父親，但母親真狠得下心，說不管就不管？

妳拿起尿袋到廁所傾倒，母親叨敘仍緊追著：「妳等下先幫他按摩，快點，等下他背長出爛瘡妳就知道了。」

母親真的不明白，爛瘡又不是幾十分鐘說長就長，何況父親右半身還能動。真諷刺，一個人都能分成兩半活著，一半活動如常，一半卻開始枯萎。

初期復健時右邊必須使上雙倍力氣，帶動左邊肢體運動，但無論他怎麼甩動，左邊肢體卻像用接著劑勉強黏起的部位，毫無自發性的運動反應。

醫生總說多復健一定會進步，還拿了許多案例給你們參考，但隨著時間輪軸直直往前滾去，父親仍無法跨出正常一步。一個人分裂成兩個身體，他最後選擇讓兩者一起墜落。

或許是這樣，父親狀況真愈來愈差，中風初期他還會拚命說話，說著比健康時還多出好幾倍的話。彷彿知道自己的時間正往某個終點而去，因此總是在妳來照顧他時口齒不清地說著過去：

「妳記額咬時嘔，去矮貨翁口。」

「爸，你又要說小時候我去百貨公司迷路的事情了。」

「嗯嗯，我按妳無厭了，訝口了，妳捱那麼咬，養窩妳襖不到爸爸，伊定愛哪裡鳴得萬七阿凹的吧！」

「我才沒有哭得亂七八糟呢！」

「但是那口，妳才嘔位，就會餓己玉找無務台廣喔，擾爸爸。」

「七歲吧？你每次都說五歲，五歲哪知道要去廣播找爸爸啊？」

因為是共同回憶，妳能輕易明白父親含糊語言，父親時而說得起勁，過去說完了，就問妳：「襖公位妳襖不襖？」

「他對我很好。」

「他位妳好，所以妳營昂都無來照務我。」

「爸，你怎麼又這樣說？我平常要上班啊！」

「妳位額麼要結婚？」

「……」

父親的問題妳答不出來，妳還沒結婚時父親仍硬朗，對於女兒還嫁不出去總是過於擔憂，生病之後反而後悔起來，好像女兒在此時就該有別的作用。

後來他似是放棄了，不只不願意說話，連湯匙都不願意握，寧讓右邊和左邊一起萎縮，讓身體一起爛去。父親左手指糾結成團，像洗過又烘太乾的皮料，妳展開他的枯指，一根一根，妳仍記得小時父親那手一握拳，就能包覆妳的拳頭，而現在卻萎縮扭曲如麻花。父親中風倒下那時，妳也哭溼胸前一片衣襟，後來又花了好長時間安慰自己，還好只是中風，還有復健希望。

但妳總想，妳是從他基因生下，怎沒能感覺同樣的感覺？他眼皮垂下，半掩住右眼，妳便想他不能像妳這般睜開均大雙眼，於是用手指撐開他垂落的眼，父親竟嗚嗚地掙扎，口齒含糊仍能辨識不適。他怎麼會不舒服呢？妳感覺不到疼啊！

但是為什麼妳卻會為他的疼痛而流淚？

妳仍記得父親拽妳小手遊歷樂園，背著母親彷彿兩人的祕密約會，父親帶妳征服過一個又一個機關，妳自始至尾都不願放開父親的手，甚至用氣球線牢牢綁住，在兩人手上綁出泛白勒痕，直到父親

說要上廁所，才扯開線頭。

於是到摩天輪那關，妳為初次見到如此巨大遊樂器材而放開父親的手，奔入窄小包廂，卻被不知情的服務人員將門關上，包廂門無法從裡面打開，妳伸出頭對著父親吶喊，但妳不明白父親為何在笑，笑著和妳揮手，妳明明正在離他而去，緩緩升空姿態，不是嗎？

父親很快進入下一個包廂，追隨妳冉冉上升，你們明明就在同一個機器裡，但卻在單獨的球體中各自運轉。妳無法跑到他身邊和他緊靠一起，連探頭使勁往下看都見不著他，只看見包廂房頂冷冷冰冰。

於是妳穩坐在鐵皮椅子上，假想將自己的心意從心裡開始傳送出去，透過皮膚、金屬、透過支撐包廂的鐵臂到摩天輪的中心，再放射出來，妳的意念會一字接著一字穿梭在金屬臂裡的空隙，並射入父親所在包廂，接著他會接收到妳放出「爸爸，我好害怕」的訊息。

但是摩天輪已繞過半個天際，妳仍收不到他的安慰，妳以為自己已被他遺棄在空中。

後來妳記得下摩天輪後，如何焦急地等候父親出現。下個包廂門開，妳彷彿看見天人永隔的父親被死神格外開恩，妳跳上父親身軀，緊緊抱著，像要溶進他的身體裡。

「你有收到嗎？我傳給你的電波？」

然而父親只是微笑地說：「走吧！我們去玩下一個。」

而許多年後，妳再次與丈夫共遊新興百貨公司的巨大摩天輪，無奈開幕擠滿等候隊伍，站在前面

的妳意外被塞進別人包廂，而丈夫同樣落後妳一顆球體。

包廂兩旁挖出兩塊窗戶，欄杆和壓克力合力隔出幾塊空氣流通的空間，細碎得只讓人有伸手餘地。妳從透明壓克力將視線延伸出去，底下鋪著新建成的百貨公司；抬頭是淺藍色弧形底部，近得壓迫卻摸不著。靠著窗，妳拉長耳朵想聽見上一顆或下一顆球裡發出的人聲，但耳邊盡是呼呼的風聲。

你們第一次發生關係時，妳才十九歲。妳很訝異上帝在你們身上創造一對相反器官，且彼此竟可以發生連結。兩具肉身密合為一體，妳以為那便像是找到串連他思想的路徑，從此在妳心裡就能開啟一個新資料夾，名稱是他的名字，而妳自始就能完全地讀取他。

十九歲啊！你們認識十年了，但妳仍不明白他許多事，像是為何不肯與妳生個孩子，或是為何非得買台新車不可。

還有那時，妳也不明白他何以堅持湊百貨公司開幕熱潮，人擠人的結果是兩人分別被拋進空中，儘管你們身處於同一座巨型機器，卻被各自隔開，妳甚至不知道他看見的風景與妳是否相同。唯一連結只是懸吊包廂的機器臂膀，妳看不到他，就像妳結婚後才發現，自己一直不懂他。

也是在那時妳發現，父親於妳的關係線，在妳嫁給丈夫後就漸漸漸地拉細拉扁。妳以為某天妳會淡忘父親一如淡忘掉某個小學同學，但此刻妳發現自己仍無法坦然直視他病老軀體，像有人抓住妳的心臟強烈擠壓，痛感便從心底某個泉口源源湧出，妳極度害怕這種感覺。

妳已知道父親的終點，就在人生路途前方不遠處。等父親一旦抵達，妳將再承受一次，目睹至親

被覆蓋上一塊布，像要湮滅什麼撫平什麼似地說著：「沒事，沒事，蓋起來就沒事了」。而妳卻會感覺整個世界都要死去。

父親左腿已有萎縮跡象，右腿雖沒中風，但久未復健運動，似也失去作用。妳反覆替他伸直屈起，外展內收。這是當年帶著妳跑的那雙腿嗎？

「你右邊還能動啊！為什麼要讓他跟左邊一起爛啊？」每回妳都這麼說，但父親仍一語不發。妳猜測那意思是說：關妳什麼事？妳又不是我，這也不是妳的身體！

妳一手扶住他大腿內側，一手握住腳踝反覆曲直關節，為了使動作順暢妳不得不增強扶住的力量。父親是有知覺的，他感覺自己身體將起反應前，便開始劇烈地用喉嚨吶喊唔唔唔的聲音。

可能在說不吧！搞得像是女兒猥褻父親。

妳無法找母親幫忙，但通常妳會停手，等待父親消退反應意識。但今天妳不想，任由父親喉結激烈滑動，發出滾珠般掙扎吶喊，妳看見父親褲襠間布料形狀改變，妳可以移開視線的但妳沒有，持續手上復健運動，妳要自己不带感情地看。

就從這裡開始練習，練習妳正在按摩的是某某或叉叉叉，是一塊肉也好，反正面前的就不是父親。

父親閉上眼睛，漲紅著臉用喉結抵抗，妳仍盯著同一個地方看，數48、49、50。停止。妳的指甲畫破父親一層皮肉，妳放開他，父親終能放鬆全身肌肉，疲軟姿勢躺於床墊上。他轉過頭看妳，妳解

讀意思是：為什麼要這麼做？

丈夫離開後這兩個月，父親身體狀況也愈來愈差，妳不只一次想像覆蓋白布下的換成了父親，而妳必須再圍站病床旁，或許不會有可笑紗布掩蓋不再流出新鮮血液的傷口，改成點滴一點一點流入屍體的無用注射之類，總之妳知道父親若走，世界必會跟著死去一遍。

可以不要再經歷一次嗎？

妳走到廁所拿出指甲刀，修剪不平整的甲緣。

一壓，拇指碎裂指甲應聲落下，再壓，刀壁深入指甲與肌膚之間，妳再剪下，仍是無感。妳改剪去露出的粉色皮肉，與指甲削出等齊，像是有人囓咬過的形狀，血液流出，這才是痛，其他都不是。

【三】

妳循通訊錄按下的第一個電鈴是表姊。她開門看見妳，先是驚訝地睜大眼，接著忙將妳請進屋裡。妳們對坐，她仍上下打量妳，像要確認妳靈魂仍在身體裡那樣。丈夫的葬禮她也在，看過妳失神崩潰模樣，而今妳再次出現，她不知要給妳憐憫眼光，還是如往般親密敘舊。妳不想她再困擾，從包包拿出禮金簿，找出她姓名下的金額，三千六。妳從信封裡抽出相同金額，還給她。

「為什麼要這樣？」表姊不明白，接下來還會有一本子的人會問妳相同問題。

「沒有為什麼，妳收下就是了。」妳不知道怎麼回答，抓起包包便匆匆離開。

禮金簿上還有五十幾個人，妳預定今日先退回兩個，一週一週來，總有完成的一天。

下一個是好友，茹，你選些容易過關的先退，她們應該會比較了解妳這麼做的理由。但茹以為妳來，是為了哭訴妳走不出的喪夫陰影，還忙叫自己丈夫到房間內別出來，想不到你卻拿出禮金簿，擺明自己前來意圖，退回禮金。茹推回妳的手說：「這是幹什麼？」

妳用手腕力量抵擋回去，硬要將錢塞入她手，茹將你整個人推出門外，碰地關上。妳聽見茹的聲音在那頭說：「這樣也改變不了妳和他的關係，妳知道嗎？」

妳沒回應，默默將錢從門縫塞進去。

在茹家裡並沒有花去太多時間，但是一走出來天色是一片暈紅，血一般的。妳踱步回自己家，樓下巷子的黃昏市場正熱絡，殺魚殺雞，豬心肝腸腦垂掛成列，血混匯成一條蜿蜒小河，流入在排水溝中，腥鹹。

妳隱約聽見放映機帶子轉起的聲音，混雜進來消毒水的味道與潔白床單。他的十個指縫被紅色勾勒出鮮明輪廓，耳後長長一道血痕延伸到胸前，眼睛是緊閉的，睫毛上也沾有血珠子，像綴在葉尖的露珠。

有什麼似也將從妳睫毛根處綴出。

妳坐在沙發上，拿起小剪刀剪自己的指甲，白色部分沒了就用單片剪往裡頭探，然後在剪得更短一點。左手不方便剪右手，妳便拿來削皮器沿著多出甲緣削去右手指甲，與指甲下的表皮。像妳早上

做的那樣，不同的是傷口平整完全，妳似可以雕塑出自己想要模樣。紅色液體滲出揚起腥鹹氣味，妳重拾剪刀挑撥皮肉，彎展手指拉扯綻開皮層，神經末梢傳來疼痛訊號，搓磨拇指食指，讓血液流混其間，妳終有理由說服自己，是自己受了傷啊，怎能不痛得流淚呢！

如此脆弱，是因還有未完的記憶待收。

丈夫生前迷戀拍攝影像，客廳有一整櫃他的蒐藏。儘管市面上多出各種DV或數位形式的攝影機，他仍然堅持用那台老式家用攝影機，將拍好的DV帶放置在機器後面，蒐集成束的記憶膠卷。就是這東西搞怪，妳們逢年過節就會拿出來複習回憶，按下播放鍵：最新一卷是他死去前幾個月拍的，場景是某公園，妳逗弄一個孩子的畫面。另一卷是結婚五週年紀念，妳在餐桌上擺滿剛做好的菜肴，對掌鏡的他說：「別拍了，快來吃飯。」

接下來一卷是妳們在淡水看夕陽，但只有妳孤獨背影，他忙著拍攝。再往前一點還有一卷是婚前某個情人節，妳坐在墾丁沙灘上欣賞夕陽，他搖晃攝影機三百六十度拍妳，說自己是王家衛，然後妳起身，搶過攝影機，畫面一陣天旋地轉，閃過他的臉，那是唯一拍到他的一幕。

每一卷都瑣碎得平凡，死去的人給活著的人攝影，不是紀念，是預言。

妳拿起墾丁那捲帶子，塞入機器中，在倒帶鍵上用力按下血指印，帶子迴轉至最前面，妳應該還記得怎麼使用。

回憶尚未清除完成。

丈夫書櫃上成落財經雜誌與剪報，妳染血指頭抓起就扔入箱中，雪白色書櫃上斑點紅色印記，妳用手抹去卻將殷紅塗散開來，這般疼痛感非常適合整理他的遺物。專屬於丈夫物品容易解決，妳拉開抽屜整疊文件一併清除，書桌上黑色筆記型電腦著實令你猶豫了十幾秒，同樣掃落紙箱中。

桌下一只小型紙箱，妳輕易搬起將所有物品倒落出來，全是些丈夫幼時作業圖畫玩具，他總浪漫地說那是時空膠囊不准妳碰，但真正原因到最後才掉落下來，那是一只精美禮盒，掌般大小上面繫有金色蝴蝶結，妳拉開緞帶，緞帶與盒蓋便沾上妳的血，裡面是一支精美領帶來，妳不曾見過的。妳再將血印染上裡頭小卡，娟秀字跡寫著：生日快樂！你的沈茜。

妳和所有女人一樣庸俗，聯想到便是外遇，但妳比其他女人幸運的是，禮金簿上有她名字，不多不少包了兩千元，最安全的價碼。

妳發現這一切比想像中難很多。

【四】

隔日醒來，妳清醒如昨，不再穿著羊毛衣，指頭傷口初癒，如指甲油般綴著豔紅。妳梳洗過後，將小禮盒與攝影機一併放入包包。

一週的第二個假日，妳再次打開父親房門。妳本想喚他「爸！」但又覺得這關係太親密，有礙練習，於是改口說：「我來了。」像妳週間請來的看護那種口吻。

父親躺在床上動也不動，妳卸下尿袋卻聞到一股糞臭。父親剛中風時，妳們不是沒想過給他穿紙尿褲，但他卻極力抵抗，含混地說：「我不奧穿，我日弄風一半，日己能盡餓所。」

但在父親漸失復建動力後，往往掀開被子就會見到沾染褲子與床單上的黃色糞便。父親半垂著眼看妳，那眼神妳解讀有二：一是生妳來幹麼？還不就為了這時候幫我清理？二是，寧可妳別動，就讓我這樣吧！

牛身上片下來的就會是牛肉，豬也一樣，怎麼妳從他身上生下，卻還得這般猜測他的心意。以往妳不做任何他想，會盡快替他撤去骯髒衣物，但此時妳困在猜測當中，即使身為他女兒也讀不到他真正心意。

妳壓抑住以往總有的羞愧、想哭、尷尬，妳要自己看著他，看著那不過是一個男人失禁，不過是一褲子的糞便，只要清掉就完成工作。記住了！！妳自生下，並剪去臍帶後，就已是單獨的個體，不需與誰共喜共痛，妳將不再為誰死去。

然而父親還看著妳，但是在完成工作之前，妳有更重要的練習要做。

妳在他眼前，從包包裡拿出家庭攝影機，打開鏡頭與播放面板。這舉動讓他眼睛眨動起來，這次妳很明白他在釋放不安訊號。妳從鏡頭裡看見父親別過臉去，努力收攏右腿試圖掩蓋他的排泄物，但妳已按下Rec鍵。

妳彎身靠近父親跨間，從一片污黃慢慢拉遠鏡頭，出現一條寬鬆的條紋睡褲，有一條透明管子從

裡面延伸出來，接著鏡頭移動至父親突出腹肚，包腹白色衛生衣下，尋領口往上，父親別過臉去，像要將臉埋在枕頭間。

妳繞著床，學丈夫那般搖晃機身，那孱弱病體影像一幕幕將你們遊歷墾丁的記憶覆蓋過去，你對父親說：「爸，你看我是王家衛！王家衛你知道嗎？」鏡頭裡父親手指抽搐得更緊，身體還微微發抖，他必定不明白那個小時候總愛跟著他的可愛女孩，何以變成這副殘忍模樣？

但妳還想試，假如不是女兒，只是單純一個看護，那麼就不會有憐憫不會有痛，一如這房內總是充斥腐臭臊味，看護也從不關心一般。

妳還想試，自己能冷血到什麼程度？

妳將攝影機放置櫃上，鏡頭對準床，能收錄全景。妳走過去替父親脫去睡褲床單，卸下導尿管，他裸著下身無法動彈的姿態全絲絲地收錄進去，妳接著按摩左腿。仍是一手壓著大腿內側，一手抓腳踝曲直腿部，父親的喉嚨發出嗚嗚抵抗，妳將手往跨間更去，加重力道，垂在妳手邊的軟皺蟲體開始硬直起來，嗚嗚哀鳴如黑色洪流淹沒整個房間，窗簾洩進微弱光帶，鋪蓋父親身上，妳轉身對鏡頭笑。

笑。現在笑得出來，到時候就不會哭了。

【五】

妳請搬家公司來，將丈夫所有遺物箱子全搬上車，送往地址是沈茜的家。妳在通訊錄分類上發現

她是丈夫同事。路程中妳反覆練習預備好的台詞：「沈茜小姐妳好，這是要還給妳的。」區區幾個字妳卻擔心等下會漏了哪句，彷彿誦經般將話語含在舌尖滾動練習。

多練習就會了，但現在怎麼還如此不安？

開門的女人妳似曾相識，窄小臉龐披蓋直長髮，清純可人模樣，妳可想見她拉扯男人衣角，像隻忠心又楚楚可憐的小狗般，眼珠透明得隨時會滴出淚來，自能引來男人呵護憐憫模樣，妳遞出手上紮血跡緞帶的禮盒以及禮金兩千元，說出練習百遍的話，一字不漏。

「兩千元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和他結婚時妳包的紅包。」

「為什麼退給我？」

「就當一切都沒發生吧！」妳手一揮示意她後退，用力打開她家大門，讓工人將丈夫物事全搬進女人家中。

「妳幹什麼？」女人生氣了，皺眉表情在清純臉上看來別有一種風情。

「他的妳，妳的他，都與我無關了。」妳轉身離開，後面傳來她推擠阻止搬家工人的爭吵，與紙箱掉落聲音，但那都與妳無關了。妳擁有丈夫全部，並一次交出去，全然空白，記憶清除儀式完成，一切便可回到原點。

練習終將有所成果。

然而清純女人甩開搬家工人，以更快速度奔下樓擋在妳面前，妳挑眉看他，窄小樓梯間存在兩個女人和一個不存在的男人。

「妳以為把他所有東西丟給我，妳就能回得去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妳以為妳們結婚八年來，他就一直是妳所知道的那個樣貌嗎？妳所擁有的只是他呈現給妳看的部分，但是這條路已經不同，妳要怎麼回去？」

「我聽不懂。」

「哼，難怪他會外遇。我就挑明了說。妳以為自己擁有他的一切，所以妳不負責任地只想按下刪除鍵，把記憶硬碟全部清除，就能徹底回歸原點，是不是？」

這個看起來沒有雜質的玻璃娃娃，邏輯能力倒十分清楚，而且說話用得全是電腦術語，可能跟她和丈夫都在電腦公司上班有關。妳前來的路上並沒有練習這麼多對話，此刻妳一句也答不上來。

「如果今天妳沒發現我送的禮物，那麼這些可笑的箱子和遺物的確是妳擁有他的全部，妳丟了一切就當沒了。」她停止分析，妳懂了。

妳闖入了丈夫的時空膠囊，發現了其中一卷原本與妳無關的膠卷，影片便開始播放，而妳阻止不了，就像妳阻止不了那場車禍發生一樣。

沈茜進屋內拿出一只妳沒看過的盒子打開，裡面有妳看過的他的手錶、墨鏡，也有不曾見過的一

串鑰匙、筆記、雜物等。

不是妳的東西，妳怎麼丟棄？

過去也不再只是櫃子上那幾卷帶子而已了。時空膠囊定住了某個時間，並在時間點上岔出新路徑，於是更以往的時光妳便再也回不去了。

只是練習仍必須繼續，至少妳就能沒有疼痛地，隨時間往某個終點走去。

【六】

辦公室仍寧靜死寂只有壞掉的日光燈啪啪作響，來電震動桌面驚斷妳手邊工作，妳走到外面接起來，是母親。

「妳、爸、惡、化、了、在、醫、院、妳、快、去！」

終於來了，彷彿是妳一直等待的終點，但是這段日子以來妳應已練習完全，不會再經歷如被割去血肉，抽去靈魂的過程，但胃為什麼開始抽痛起來？妳走到廁所，將自己關在其中一方空間，與潔白馬桶對看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覺得胃酸猛地翻攪，不吐不快，妳張開嘴乾嘔了幾下，眼角還擠出熱淚。

喉嚨嗚咽與隔壁傳來汨汨流水聲相互碰撞；再隔壁是豪爽撕開膠紙聲音，搭上拉鍊拉起的完結。

妳和公司認識不認識的女人於此同一空間，由幾塊隔板切割成更私密方格，妳想，如果此時所有隔間

全「刷！」地抽起，那麼就會看見所有女人最醜陋的模樣。妳竟為此感到好笑，妳剛接到父親重病，竟還能有笑意。妳知道自己正在進步，將不會再害怕失去。

一個沖水聲打斷她並產生連鎖效應，帶起一波波高潮。一間間門開門開門開門，水龍頭開了關還沒關又開再關；與馬桶同時噤聲。拉開門好幾個腳步人聲漸漸漸漸遠離，妳走出自己那一間，洗手。

妳指尖沒有完好指甲，本在指甲下的真皮組織觸碰到水，切膚赤痛。妳拉起袖子，一道傷口結痂，過陣子便會化做粉色細長蠕蟲，交纏妳雪白上臂，不會再有疼痛感覺，妳很滿意。

此時妳即將出發，搭計程車到醫院探望叫做父親的活體。

醫院怎麼能這麼明亮乾淨，那個人躺在那裡一點也不適合。妳走過去，他雙眼緊閉，嘴唇微張溢出一絲黏稠口水。

「妳父親惡化得很嚴重，情況很危險，我們會盡力。」

這和上次的劇本不同，上次妳只要接受死亡即可，怎麼這次還有商量餘地？多出來的時間，為了給妳培養眼淚還是什麼？

妳哭不出來。

【七】

即使是黑夜，仍掩不住一整房的白。點滴每墜下一滴，就在小小瓶中激起微弱漣漪，安靜得沒有

聲音。即使在這當下母親也不願出面，妳們這一家人都擅長逃避，只是母親的方式過於拙劣。父親混濁雙眼在黑暗中卻顯明亮，他伸右手張開手掌，一把包住妳的手。

「媽媽呢？」叫做父親的人問。

「不在。」

「那我們去玩，偷偷帶妳去玩。」他手抓得更緊，將全部力量壓在這裡，好抬起身子，妳看見這個叫做父親的人，左手彎曲靠在胸前，傾盡右邊全部力量拖行自己和妳。妳只好扶著他，任何人在路上看到需要幫忙的老人都會扶她一把，妳想妳也是。他拉妳走出醫院招來一部計程車。

「去哪啊？」妳問。至此妳都猜不到他的心意，父女畢竟只是一種關係，不會再有更多，這個理論妳在練習時已經有了答案。

車子城市的百貨商場停下來，巨大的摩天輪炫著綠色藍色紅色光束往天空齊放，像永恆不滅的煙火。

已經失去開幕人潮的簇擁，摩天輪等候位置只有三兩情侶循隊前進，父親拉著妳跟上前去，腳步比剛在醫院時更加穩健，妳看見招牌上寫著：心臟病、高血壓、中風患者請避免搭乘。但是收票員卻似沒有看見一直歪頭流口水，蜷曲手腕在胸前的父親。

你們終於在同一個包廂裡，任由圓盤和鐵架支膀帶著球體上升。那個叫做父親的人看起來十分興奮，這是他第一次搭乘城市裡的摩天輪，他說：「之前的最後一次，就是和妳一起在遊樂園那次了。」

結果妳跑得好快快，我只好搭下一顆球，但也沒用，還是追不上妳。」

這個叫做父親的男人，與一般男人若有些不同，必定是他腦中還存有尚未消除的記憶膠卷。此刻的他看起來硬朗健康，頭也不歪了，逕自看著窗外都市夜景，左手臂自然垂下，那種屬於父親的感覺慢慢浮現，他的右手撫摸妳的頭，妳腦中的膠卷就被取出，自顧自地播放起來。

妳不是練習很久了，怎麼此時竟鼻酸起來。妳從包包裡抽出一張面紙，為了不讓父親發現妳的眼淚，妳將面紙覆蓋自己臉上，對他說：「把面紙這樣放著，就會看見外面的夜景光線，藍色紅色綠色全部閃爍在一片白茫，然後，你想像這是一個初夏的清晨，這是霧，那棟高聳建築上的燈光就是太陽……」

面紙因為淚水有一半已經濕了貼黏在妳臉上，妳摘下面紙擦掉眼淚，看見父親也學妳那樣，將白色面紙覆蓋在他的臉上，妳隱約看見面紙底下他的眼睛睫毛眨動。他舉起右手指著遠處上方霓虹燈光說：「那是彩虹吧！」妳順他手的方向看去，那是河濱上一座彩色拱橋。接著他又指了一些高速流動的道路和閃著螢光的河流等等……

包廂已經低得沒有視野，忽然有人打開包廂門：「小姐，時間到了。」

妳彎身走出包廂，父親臉上還覆蓋著白色面紙沒有出來，工作人員卻已將包廂關上，妳想邁步追上，卻被人拉住：「小姐，如果要再搭乘一次請先買票。」

妳知道，就算不買票，直接闖進下個包廂，妳也追不上父親了。

評審意見

極端的除痛

◎ 李爽學

今年參賽的小說中，〈無愛練習〉和〈廢河遺誌〉的構思一樣精緻，而且纖細無比，彷彿翠玉琉璃，都經精工模塑。〈無愛練習〉沿兩條線脈前進，一是主角父親中風，一是丈夫車禍身亡。兩者都是切膚之痛，更痛的其實還有第三條：丈夫生前看似模範生，驟逝後清理遺物，卻發現另有所歡。這三種痛狀如葛藤，糾纏成一胞化不開的膿，必需用最極端的方法才能割開清洗。主角的選擇一是冷漠自己；二是把結婚禮金退還，回到未有婚媾前的原初狀態；三是堅忍以對，練習什麼叫做「形同陌路」。唯有把天地之愛還諸天地，學會了遺忘才能止痛。這點主角練就了十之八九，最後卻功虧一簣：生命之所以為生命乃因依然有情。〈廢河遺誌〉在本屆奪魁，意料中事，因為進入決審的作品都在個人情感與身邊細瑣中打轉，沒有大開大闔者可以與之類比。唯一能夠抗衡的是〈無愛練習〉，技巧尤在伯仲之間。〈廢河遺誌〉氣吞河嶽，〈無愛練習〉卻深沉內斂，是另一種小說典範。